



麟經統一卷之十一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趙焯  
張晉焯  
張邠焯  
張雍焯  
張時化  
張時俊  
張魏焯  
張鄴焯

癸卯亞魁

姪

張魏焯  
張鄴焯

全校

昭公中

十有三年

圖費

經于內臣之討叛邑而示反已之道焉 只重自反

一意而以家臣強大夫弱作案以不忠不禮作斷出爾反爾兼上下在內有效尤報復二項正講宜南蒯之及此句書法重不書內叛見當反已也不沒其寔即圍郈之據事直書此傳與圍郈同意但此有不禮南蒯事故以事上使下並言耳

菟紅

易伐莒比蒲同

愬奔

圍費

大夫不恕以啓叛經示反已之義焉

伐莒

易舍中軍城費乃宿也不切意如但宜主意如仍宿之舊說

愬奔

兩觀大夫之不恕則知致叛之由矣 將費叛引起

不徒板責季孫要舍出爾反爾意未驟繳叛上

城費

圍費

上原官人者之失

下原正已

者之失

執詹

圍費

經重自治于討貳討叛者均貶焉

鷄澤

蕭魚

菟紅

愬奔

上得作忠之道

下失行恕之道

伐莒

築郎圍

愬奔

執舍

不忠不禮以

禮以忠合



比歸

經于外臣復國而深責其昧君臣之義焉 此傳辨  
論以弑君罪比之意前段列樂盈子鮮深明比與楚  
原是君臣故後段即承以當明君臣之義柰何不審  
當時難易之勢而效死不立如子臧叔肸又不能身  
都貴戚之卿使亂不自己徒聽觀從之脅怵于勢云  
不可得矣遭變而不裁于義故春秋以弑歸之此以  
上段為主而下段只抽論當日時勢為他設箇處置  
傳末經權二句引來的此處只重遭變

比奔 比歸

經于外臣出入正其義以誅其逆也 上股見比雖  
奔晉而君臣之分猶在一串講下收弑君書法

公即位宣執曹 商任 鱄奔 比奔 比歸

經于貴戚復國比事以責其昧君臣之義焉 見比  
異于樂盈子鮮則當如子臧叔肸而乃不然所以為  
可罪

商任 沙隨 鱄奔

兩觀大義之既絕者不可為未絕者例也 此題不



主薄恩重信意只借以參照楚比

公即位 執曹 商任 縛奔

春秋紀事有見其善處國家之變者有見其已絕君臣之義者 子臧無慕乎為君之榮叔肸無取乎食君之祿 晉不以欒盈為臣縛不以衛獻為君

嬰齊如晉 盟戚 易宣即位執曹伯同

兩觀明義之臣可為處變者準矣 傳引二子蓋為比設箇處變之法當自比論到二子不當自予二子說國有所歸向甚不可忽國歸宣公叔肸織縷終身

國歸負芻子臧奔宋不返一辭祿一辭位總足明君臣之義

遇垂 比歸 爭國昧義取國昧權 上不能

為子臧季札下不能為子臧叔肸

會平丘

春秋譏伯國之服貳貴未然之防也 城虎祁是晉平會平丘是晉昭然春秋是通論晉事大意全重崇侈上其曰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耀之非謂今日不當如此以為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其既貳而

欲如此挽之則何及乎故下即繼之曰制治未亂云  
 而未又結以一臺圍之築一段其意自明作文當從  
 聖人欲弭亂持危以德禮固結人心意發揮固結人  
 心四字是骨貴事之預即未亂未危之時 所謂道  
 對威字者即其君當倚于法家拂士云示威則苟成  
 而不要諸道矣下傳競力不道正應此

盟宋 會虢 會申 滅賴 滅陳蔡

叔弓如晉 叔弓會陳 會平丘

經于伯國服貳必原事而責以未然之防焉

叔弓如晉 會平丘

伯國啓貳而以威振之春秋責其不預也

秦人伐晉 易彭衙同 夾谷 穆公脩政晏子格

心借發傳中其君其臣意

伐鄭盟戲 蕭魚 叔弓如晉 平丘

伯國不復先業而貳衆經惡其失道也 照傳意倒

崇侈作以悼公之業提明在前大畧如單

蕭魚 平丘

即伯業之盛衰由其道之得失也 講悼公處當照



下比反說須用內結外振意與崇侈對方切兩邊俱  
兼其君其臣

伐鄭盟戲 蕭魚 平丘 平丘 用謀散外

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示威要貳治之 如下文所  
貶云各只重上股下股只照書法

築臺于郎 作南門 武宮 郎圍 叔弓如

晉 平丘

明崇侈之携人心而聖人之致意于興役者可想也  
只重下二股以弭亂持危意發揮而以上四股後

發一段見得聖人固結人心之慮遠

築臺 郎圍 立武宮煬宮 雉門兩觀

經屢謹望國興役其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叔弓如晉 築郎圍

春秋欲固結人心於內外興役而皆謹之也 魯君

一國宜固結一國之人心晉宗諸侯宜固結天下之

人心

盟平丘

經紀伯信之同而深惡其競力不道焉 懼楚書同

是事寔只叙過傳中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句應前叙  
 向曰諸侯有間一段信蠻夷之訴四句應前辭諸魯  
 一段總是執力之寔恐迫諸侯不專指齊言辛未治  
 兵壬申復旆乃其恐迫處 禮義即道字對威力說  
 此題須從盟雖衰世之事以下一步深一步發得對  
 切不可以懼齊辭魯分柱看主盟中國奉承齊儀正  
 宜以禮義服人而乃矜威力以肆恐迫已非了又信  
 蠻夷絕兄弟尤且間憂疑此視之恐迫諸侯又覺甚  
 此說到流及戰國云至死者十九流禍真無涯矣故  
 深惡其執力不道為後世鑒文中不必牽五惡說再  
 言平丘是書法

平丘 平丘

經深惡伯國之要盟以其執力不道也 會股用作  
 書法倒卓作不可以示威示衆分即卓題中亦止責  
 他示衆之謀與脅魯之言非責其盟也盟與會不重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虢 平丘  
 春秋不廢盟之美者而獨甚世伯執力之盟焉 以  
 此盟或謂其善而以為惡意挑起即喚過客股如卓



加昧宿同只是盟雖衰世之事輕點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虢

諸侯會盟而各有其善春秋猶取之也 要見盟雖衰世之事然其中猶有可取者須形得無如平丘之惡不可寔作褒詞末股要體貼其次猶有意首尾要露本股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加石門畧照衰世句

歷舉盟之善者經皆節取之也 全要形着平丘先後順經隨股斷制不必拘傳對偶

蕭魚 會申 執良宵同 盟宋 會虢 以推誠

守信對舊以蕭魚為不盟不知趙武入盟亦是盟矣 信鄭只在納侯禁侵上說

盟葵丘 盟平丘 明禁競力俱再言書法

五禁五惡

蕭魚 平丘 推誠服貳競力脅貳

公不與盟

經不諱內君之辱論理以垂訓也 不與五不韙即 是自反而縮不可說魯好要從書法上發聖人示立

身行已之道凡立身行已只須一箇持正憑他榮辱何論焉故曰垂訓之用大

會平丘 盟平丘 公不與

經原伯事之不韙而不諱內辱以示訓焉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內君兩見拒而理直經皆不諱以示訓焉 晉厲信

諛慝之說而棄同盟之好晉昭信蠻夷之訴而絕兄

弟之歡俱見曲在人而不在已也上示守身應物之

道下示立身行已之道

執意如以歸

經罪伯討之失以其心乎利也 傳中按邾莒所訴

云至戕脩矣見如是方為伯討也全重意字與義字

季孫之罪在無君臣之義而晉以邾莒之故討之則

是意在貨財而已所以不得為伯討 晉卿專權而

庇強家故不以無君討意如可作結

疆鄆 舍中軍 伐莒 侵祥 愬奔 圍費

平丘 不與 執意如

經原內臣罪有所在而深惡伯討之失宜也 宿及



意如外既侵奪土地而內又中分魯國不臣甚矣而  
邾莒所愬非其寔晉宜按之而問南蒯子仲之故討  
季氏不臣乃伯駘也今乃以不共之故辭公而執意  
如則意在貨財也豈得為伯討乎 辭魯君向帶說  
只就執意如罪其不為君臣之義收稱人以執書法  
侵祥 伐莒 愬奔 圍費  
伯國之討內臣兩不得其罪焉 邾莒所愬之狀蒯  
仲奔叛之因搭因字見二子欲作亂而歸室于公亦  
憤季之無君

取鄆 伐莒

經兩紀虐小之兵見內臣無君之罪也 主鄆鄆之  
故非昭公意句

公不與盟 執意如

經紀伯國辱內而罪其非伯討也 鄆鄆之故不在  
昭公而意如之罪又在不在不臣今以不共之故辭君而  
執臣總之為利也重執意如辭公帶在內收稱人  
平丘 平丘 不與 執意如 威以脅貳利  
以虐內上盟為主會帶說收再言書法下執為主不

與帶說收稱人書法

沙隨不見 執行父 平丘不與 執意如

伯國兩信諛而辱皇國之君臣春秋每致其譏焉

陳蔡歸

經于諸侯復國而特示公天下之志焉 前半傳乃書法後半傳乃正意只以公天下為主而以不與楚滅不與楚封發之封滅不平有滅而後有封若楚得而封是楚得而滅矣楚得滅是無陳蔡也楚得封亦是無陳蔡也蓋聖人志公天下但為中國建侯即滅

絕者皆欲興繼之而况列聖之後王室之親乎諸侯不能救不能與輕正見以夷狄制諸夏引起聖人所為懼而示存陳蔡之意于書法者如此存陳蔡者所以存封建之法也故曰其義則以公天下云而又再足之曰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云

滅陳 滅蔡 廬歸 吳歸

經不與外夷專廢置之權示公天下之義也 陳列

聖之後蔡王室之親二句重廢置可兩分大意同卑

城楚丘 廬吳歸 總是重封建上謹其權下



存其法

如晉至河復 主不能自強意

十四年

意如至

伯國以利釋內臣違道甚矣 傳合執與至論遂及  
晉終始貪利事平丘之會深加貶斥非此題書法然  
以是總結者蓋以意如之歸亦平丘事總是為利包  
始終言也此無書法

執意如 意如至

伯主以利為操縱經深譏其違道為 不宜大開總

以伯主宗諸侯以道意論起中分二支後以晉人喜

怒皆以利發云總發二皆字與悖道甚矣甚字相應

細玩擊強扶弱之義為夷執親之悔皆當時事迹

而晉之執與釋却為乏供具命之故非有那箇意思

故傳以然則二字轉下見晉全只為利而悖道之甚

此便無以宗諸侯

取鄆 伐莒 圍蔡 厥憇 會平丘 執意

如意如至

經詳紀伯事而惡其始終一於利也 以會平丘問

起執至兩分取鄆伐莒帖執邊見晉非有扶弱抑強之義圍蔡厥憇帖至邊見晉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收平丘之會深加貶斥書法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鄆陵 召陵侵

會鹹 會沙 二叛

觀伯主徇利之迹而伯業之衰因之矣 總以大意起流水做下執至只當平丘徇利事寔如云平丘之會惟其貪利故諸侯不合二十餘年僅有召陵之合又以賄敗自是外携內叛不復振矣不拘對偶要發

利能敗人國意收平丘之會深加貶斥召陵書侵書法

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召陵侵

經紀伯國行事而譏其一於利也 不宜對作前說皆以利發皆以利行下說又以賄敗遞講晉之沒于利如此故初間諸侯不合而後遂永不復振總見利能敗人國家以示戒書法同前題

會平丘 召陵侵 題雖無執至比然傳中故

平丘之會云一故字亦從徇利來當與上四比同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經深貶伯國之好以其操縱之徇乎利也 平丘股不必涉矜威只叙起見得天子之元老下臨諸侯之兵車咸集吾意其必以義表正乎天下矣而乃徇利云執至分作收平丘之會深加貶斥書法

齊侯伐徐 宋伐邾 于鹹 鞅歸

即人心之背伯而貪利之效彰矣 雖上二比頂平

丘下二比頂召陵只宜駕馭總做總結

會申 鄭陵 鄭自此不背者二十四年推誠

之效 諸侯自是不合二十餘年貪利之效 加蕭

魚執意如至同

叔弓如晉 會陳 執意如 鄭陵 崇侈啓

貳貪利啓貳

莒子卒傳

戰杞 盟柯 怒不廢禮怨不棄義 取鄆 莒紅 執意如至 不宜板分見意如

施于昭公莒子則如彼其恐懼逃歸又如此總見小人無禮勇怯多不中節末帶苟不遠之其何能國意

三卿伐莒 比蒲 易莒紅同

大夫之施于鄰與君者皆非禮之勇也

十五

有事武官去樂卒事

望國善處祀禮之變春秋書以示義焉 大意還重

去樂邊

狩河陽 去樂卒事 禮以誠變禮以義起

朝吳奔

經紀外臣去國而著肆說與中說者之害焉 傳無

責楚平聽說明註只是因朝吳出奔論出說人為害

使忠臣且為君所信者而猶不能安其位又非止害

一朝吳下連連數到辱及宗廟上真見得說人可畏

須發得透下說到勸賢去說上而入郢之師兆矣句

正應上卒使吳師入郢愈見得說之當去罪吳不智

一邊說處危疑之地說以忠信自保以名利累心句

句警切須發得醒目 使不聰明與前知所信句相

應不智甚矣與前忠於舊君相應

滅蔡 蔡歸 吳奔 入郢

諛臣去賢而禍國亦可畏矣 上截傳題無責楚意

只渾渾說諛人見用雖以素所信之朝吳而不能保

也入郢辱及宗廟直頂無極楚之諛人至使不聰明



一段見把楚國都弄壞了諛人為亂可不畏乎

廬歸 朝吳奔 只主朝吳有存國之忠無保

身之智 加滅蔡同 上比有易比歸者蓋朝吳與  
觀從謀存蔡從于棄疾也

吳奔 朱奔

即與國君臣之見逐而諛人之害見矣

季子歸 僑如奔

內外得為國勸賢之首務春秋均予之也 為國有  
九經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去諛為首

吳奔 滅巢 勸賢有四事而去諛為首 入

郢之兆 諸侯之寶三而土地為首 亡郢之始  
伐鮮虞

經于伯臣畧遠近正而僅免於貶焉 胡氏不曰免  
於貶而曰纒免於貶畢竟以為未善文中要斟酌不  
納其叛臣即以正兵加敵左傳又載鼓人請以城降  
而荀吳不以獲邑賈怠事與正兵加敵意無干故傳  
不用不宜混入講內 用兵禦敵之畧向承非褒之  
也纒免于貶說來蓋荀吳窮兵遠畧本非禦敵之道

但以正兵加敵則得用兵之宜與期殄滅而失之不  
仁肆欺詐而失之不義者不同故總免于貶即吳以  
正兵加敵而得免于貶用兵之畧見矣即吳以正兵  
加敵而僅免于貶禦狄之畧亦見矣春秋不廢兵亦  
不欲淫兵不縱狄亦不欲暴狄是謂畧也鼓乃鮮虞  
之屬國

滅潞氏 滅甲氏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魚  
經屢紀伯兵畧遠而獨恕乎近正者焉 兩頭一脚  
作末比與上相形用兵禦狄之畧向要大發揮是總

束全傳意蓋三事俱非禦狄之善者春秋特因其用  
兵之正與不正而示法耳

滅潞氏 滅甲氏 晉伐鮮魚

經紀伯國畧遠有貶其不仁者有貶其不義者 上  
稱人重在殄滅為期上以徐戎之征獫狁之伐證  
下稱國重在欺詐上以孫吳之奉蔡般之誘證 未  
復以本股作繳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斥用詐恕近正以  
夷夏君臣立柱兩邊俱是荀吳



荀吳伐鮮魚 滅陸渾

經不貶伯臣用兵有以其近正者有以其近義者

君臣夷夏

長勺 伐鮮魚 惡詐以勝敵恕正以畧遠

上無守禦之備文告之詞 下非殄滅之心欺詐之道

厥憇 伐鮮魚

經紀兵好有所以不貶怠義者有所以不貶畧遠者

上心欲救蔡而力則不能非忘義利之分失輕重

之別 下正兵加敵而不納叛臣非期殄滅之心行

欺詐之道

伐山戎 伐楚 召陵 滅甲氏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示治內柔遠之意示用兵禦狄

之畧

城邢 楚丘 緣陵 滅甲氏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于恤患而獨美合義者貴王賤

伯之意于畧遠而獨恕近正者用兵禦狄之畧

公如晉 傳在次年至晉內

齊侯伐徐

十有六年

經紀伯權之無統而貪利之效見矣 此伐是齊景  
有志代與處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意作

楚子誘戎蠻子

經于夷狄相陵而必兩輕其罪也

公至自晉

內君見辱而無自強之志春秋以諱示貶也 不書  
止公與書有疾同意不書諱也書疾殺耻也皆以其  
不能自強故也不然雖見止不為辱見辞不為耻而  
亦無俟於諱與殺矣上諱寔事下托虛詞皆貶也

如晉至河復

二年弔少姜  
上文伯辭

如晉至

五年莒訢受  
年夷欲止公

范鞅子  
諫得歸

如晉至河復

十二年莒訢  
取郵辭公

如晉至河復

十三年以執  
意如故辭公

如晉至

十六年止

經詳紀內君見辱而責其無自強之志也 以見拒  
見止總叙起大意同卑

狄入衛

楚丘

吳伐越

於越入吳

二君處困而致亨由其得自強之道也 野處具載  
馳之歌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中流感烏鳶之  
賦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只楚丘越入吳同



會平丘 公至自晉 上晉昭當敵國外患恐  
懼省戒之時脩文襄悼公之業若弗暇也而安于不  
競無憤耻自強之志諸侯皆貳而欲示威徵會不亦  
末乎 下晉昭當困心衡慮憤悱自強之時脩少康  
衛文之圖若不及也而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  
不可有為而人亦不告不亦悲乎

平丘 不與 如晉 至晉

經于內君事伯辛其不與于惡貶其不強于善

公至自晉 吳伐我 俱重自棄 上衛文句

踐 下華元國佐

楚丘 宋楚平 表婁 越入吳 衛文句踐

興于困 華元國佐奮于危

楚丘 會號 易夏伐陳同 文公興衛子產當

晉合忽奔傳

十有七年 邾子來朝

即小國脩禮而古禮之遺可徵矣 周禮俱衰典章  
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  
之也

滅陸渾

伯臣舉靖華之師經平詞以示義焉 就傳首皆滅之也亦見得可貶但滅在陸渾則與林父士會關土服遠以圖強伯者異矣陸渾當滅全在密邇王室不可縱上中間講法須從傳反挑方妙夫以滅內地之戎纔得無貶則窮兵于遠虛內事外者可知

滅潞氏 滅甲氏 滅陸渾

經迭紀攘外之兵而獨恕靖華者焉 三事俱非善然林父士會之滅施於外地則為關土服遠陸渾在

內地則為謹防倒本股作上二股隨去一股以畧遠靖華對全在遠近辨別

伐山戎 滅陸渾 譏畧遠恕靖華

滅潞氏 滅甲氏 晉伐鮮魚 荀吳伐鮮魚

滅陸渾

經于伯國畧遠有因悖道而貶之有因近道而恕之題出鮮魚陸渾二傳但潞甲比兩邊俱有主傳難以分配主合為當

伐山戎 伐楚次 召陵 滅潞氏 滅甲氏



陸渾

經紀二伯之兵有獨罪乎畧遠者有獨怨乎靖華者  
上以伐山戎為主下以滅陸渾為主

伐沈沈潰 滅陸 討貳近正殄夷近義 比

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 與闢土服遠以圖強  
伯則異矣皆是無貶兩傳末一轉意畧帶

星字太辰

經紀天象之變以寓王室之憂也 加星字東方作合

居皇 立朝 黃池 入吳

經著咎徵有見爭位而制于臣者有見爭伯而乘于  
人者 鞅如京 越入吳同

長岸

強夷無克敵之功由其失用人之道也 言戰不言  
敗是事寔此戰不是全無勝負子魚一奮而餘皇取  
卒為公子光所敗復取餘皇以歸故曰敵荆楚天下  
莫強自此始為吳所敵又自此後始為吳所敗傳通  
論楚本末強弱見其由說貨以失賢才而廣土衆民  
不足恃也賢才且虛說前所去者如析公賁皇雍子

皆是不止巫臣此時巫臣已為吳用而無極正柄楚  
囊瓦與伍員事在長岸後傳因通論楚事故并言之  
文中當分曉只點出無極不可兼用巫臣且巫臣之  
去非由無極作文全要發是故為國以下一段垂戒  
意非專為楚事發也

戰泓 戰邲 會宋 會申 朝吳奔 長岸

鷄父 召陵侵 柏舉 入郢

外夷始強而終弱由其用舍之失宜也 上四比不  
重得人上只以戰勝威服見楚勢之強本非吳敵下

不以說貨分只渾融斷去見惟信說貨而棄賢才故  
至于勝負之敵敵不已而敗敗不已而亡雖廣土衆  
民不足恃也 去吳奔 召陵侵同

戰泓 子文 戰邲 叔敖 會宋 屈建 會申 椒舉

經迭紀強夷最勝之迹其故可攷矣 題雖主戰勝  
威服然只宜四股鋪講見本非吳敵起今日所以敵  
意不重用人之得上但帶用亦有情

入州來 巫臣 朝吳奔 無極 長岸 鷄父 召陵

侵囊瓦 伍員 柏舉 入郢



外夷信說狗貨之害亦用人之鑒也 問後總以信  
說狗貨而棄賢才寔講于前而以長岸四比流禍點  
綴在中不必瑣瑣分貼 去州來即以無極朝吳對  
下囊瓦伍員不必用巫臣

吳奔 召陵侵 主說勝貨行要體勝字行字  
由楚不能去說賤貨使之而未帶策士奇才為敵國  
用致日以侵削意

長岸 鷄父 柏舉 入郢 去入郢同

強夷漸至于削由其失為國之道也 不可以說貨

分貼蓋巫臣之去不由無極而由于子反伍員之去不  
由囊瓦而由無極將四股總叙問起楚勢之弱亦以  
信說狗貨總講後收二支要發為國以得賢為本 云  
云意

鷄父 柏舉

兩觀強夷之削以勸賢之道失也 七國皆敗國破  
君奔由說與貪之害

州來 書侵蔡 書救同 鄢陵 彭城 長岸

鷄父 柏舉 入郢

經迭紀強夷不振之迹由其棄賢以資敵也 先以失賢叙起子靈去楚因夏姬也 析公奔晉緣子儀也 賁王避若敖之亂雍子違父兄之說而屈巫伍員亦相繼而奔吳焉然後以上四比見失賢而弱于晉下四比見失賢而弱于吳末以意總束之

書救 州來 鄢陵 彭城

外夷屢見挫于人由棄賢以資敵也 主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曰以侵削全用蔡聲子左傳析公陳震蕩夜軍之謀而申息潰子靈為乘車射御之教而奔

命疲賁皇塞井夷竈而克其中軍雍子簡兵蒐乘而

捷于彭城

戰泓 子文 厥貉 范山 戰邲 叔敖 盟宋 屈建 侵蔡

析公 州來 子靈 鄢陵 賁皇 彭城 雍子

歷觀夷勢之盛衰由用人有得失也 只楚人伐鄭

僖 元長岸同

州來 柏舉 上不用巫臣下不用伍員所以

見侮于吳

會申 伍舉 柏舉 伍員



夷勢之有強弱皆由于用人而已

屈完來 戰韓 鷄父 柏舉 上用管仲而

南摧西抑下去伍員而師敗君奔

盟戲 蕭魚 長岸 柏舉 主用人得失

魏絳息民智瑩善陣 無極諛勝囊瓦貸行

廬吳歸 柏舉敗 與入櫟傳脫母合 上設

險之禍見為國者必謹禮下棄賢之禍見為國者本

得賢 京櫟蕭亳渠丘蒲戚 析公子靈賁皇雍子

十有八年 四國災

經紀外災而大夫之賢自別矣 四國以同日火天

道也非人所能為然未可專謂之天也試觀陳不救

火許不弔災而君子知其先亡此以不畏天命知之

耳至如子產拒禪竈而卒不復火可見德能消變而

人事之必為先也

邾人入郟

小國肆暴凌人見受兵之有由也 事寔意思俱在

伐邾傳

十有九年 宋公伐邾

經于大國討罪以其善而全之也 宋公之善在歸  
 鄆俘上不宜以討罪恤患並言其罪在取邑上不宜  
 以貪暴並言蓋宋之所以聲罪執言者其意原為歸  
 鄆之俘聖人欲嘉其善雖取邑不計矣圍垂取之是  
 一事不書圍與取只是什其取邑之罪玩傳自明大  
 意重善善長而惡惡短只帶說 作文須以邾人入  
 鄆之暴揚起方有力  
 伐邾取繹 宋伐邾 因昧義而罪其貪因伏  
 義而恕其貪

入陳 宋公伐邾 取正倫之義恤小之善皆  
 不計其貪

伐邾 圍蔡 因討罪得宜而恕其貪因報怨  
 得宜而恕其暴

齊高發伐莒

即大國爭伯之兵見伯國貪利之效 主意如至傳

二十  
 年 曹會奔

大夫以禮去國春秋論其世而賢之也 待放後奔  
 何足為賢全重公子喜時之後上觀苟可善句則善



處不可說得太好若非滅後則臣子常禮何善之深  
善善長之善以滅讓國言苟可善之善以會待放言  
全重以子滅賢會非善會而追原子滅也書公孫是  
書法自鄆只是事迹

會戚 執曹伯 會奔

經原先德而賢去國之臣亦善善之長也 不重曹  
會得禮湏歸重子滅方見善善長意

遂如齊 歸父如齊 執曹 會奔

觀春秋刑賞之法而見忠厚之至焉 惡惡短善善

長俱重春秋之義發揮不重各事迹 出盟柯 會  
奔同

敗箕 會宋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題華孫傳已有故不錄亦當記  
此傳有之

伐邾 會奔

春秋善善長有取義以討罪者有取禮以去國者

徐越伐吳 會奔

經論世進人有因後兵以義者有因去國以禮者

華向奔陳

經紀大夫去國而交著君臣之失道焉

二十有二年 入宋南里

叛臣據國以逼君春秋深罪之也 加奔楚同只倒

其入其出皆以南里係之宋書法 加三叛倒作

蔡侯來出奔楚

即諸侯見逐而知諛之為害也 主朝吳奔傳見無

極諛人為害意

如晉至河復 鼓叛晉晉將伐鮮魚故辭公亦

主不能自強意

二十有二年 華向奔楚

經紀逆臣去國而責各有所歸也 不必一頭兩脚

只依傳將宋人諸侯楚子反覆發明總倒書法大夫

畧而不書者不書救宋之事也

大蒐于昌間

經于大夫講武譏其昧本以重戒焉 此傳總註三

蒐非專論昌間傳中非地固輕而權臣專行意亦輕

全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古者春蒐夏苗云以見



古人蒐狩之事所講者兵而所主者則皆納民于軌  
物今魯之君臣上下而皆不軌不物則軍政之本亡  
矣何以蒐為此意須發得透傳中本末字相照應明  
貴賤等句是本馳射擊刺是末

蒐紅秋比蒲夏昌間三蒐皆非地

經迭紀望國講武而譏其昧大本焉 非時非地與  
權臣專行意俱提過在前而重魯之紊亂三綱以斷  
其失軍政之本何以蒐為總發之

城濮 三蒐

經重軍政之本故即伯事以譏昧本者焉 城上之  
有禮以兵言魯之無禮以君臣言傳蓋援晉事以明  
三綱為軍政之本而責魯之君臣自失三綱何取于  
治軍為也非以晉魯得失對言作文依傳倒作 只  
國宋昌間主對

城中丘 閭閻 失養民之道失教民之本

大闕 閭閻 上重失政不時非禮點起下重

失本非地專行點起

叔鞅如京

春秋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意也 此傳發明王室意見本不可不正唐虞公天下以下正說明正本之意必其可公然後以達節為權不然寧無易樹子而已其義苟行以下之意如此

子同生 突歸 札聘 陽生入

春秋援禫繼之義示正本之意焉 既不可以居正達節兩開亦不可以禫繼平重中分四股只宜重正本為主以札聘一比論過而墜歸下三比重發正本以及天下之義

子同生 突歸 陽生入

經屢示居正之義家天下之道明矣 莊公始生即書于冊見嫡冢之重貼王猛鄭突歸而不氏以國見庶不可奪嫡貼子朝陽生入而得繫于齊見父不可廢嫡貼景王三比書法總是一串意若曰嫡冢既定庶孽不得以強衆奪君父不得以私愛易也

札聘 陽生入

經酌與賢與子之法而帝王之道備矣 俱要見致亂意一則守辭國之節以生亂而不知達節為權一



則昧傳國之正以生亂而不知居正為大

突歸 陽生入

經兩予奪夫嗣國者而正本之義昭矣

子同生 鞅如京

春秋于國本既正始以示法復因變以示戒 主傳

未二句作一嚴居正之法一示奪正之戒

子同生 葵丘

春秋正國本有重世嫡之生者有重易嫡之禁者

以王猛居皇

經于王臣置君而原罪于輕國本者焉 居字提起

見猛當立而不能立制在劉單者由景王忽其本之

所致也收以字書法

以四國伐鄭 以牟婁 以胡豹歸 三段作

俱責其非義如加居皇倒作 只上二比以甲兵土

地分

猛居皇 立子朝 一無寵一不正皆恃大臣

而後定由景王忽本之所致也

入王城

春秋變文以正分而嚴挾君者之罪焉

居皇 入王城

經兩明王儲之正有罪夫廢之者有罪夫置之者

上書居而言以下書王猛而再言以

及孔父 入王城 猶分以表其節變例以著

其專

二十有三年 執叔舍

大夫臨難而守禮春秋之所賢也 本舍至傳以禮

立身向申周制以却邾夷之並坐去兵衆以消韓起

之邪謀取冠法而絕獻子之私求安羈旅而止申豐

之行貨總是不屈于強國不必分不為威惕不為利

疚意

晉人圍郊

伯主昧勤王之義經微詞以貶之也 只重不親往

徐遣芾說義字須重看

首止 圍郊

經重勤王之義故于二伯之得失而致意焉

圍郊 黃父 上昧于勤王以義責之下協于



勤王以正待之

### 庚輿來奔

經于二君出入惡其不仁而微其不立焉 要叙二君出入明白庚輿入國郊公嘗奔齊矣至是庚輿奔魯而郊公復歸莒焉庚輿不仁只虐而試劍就是郊公不孝不似微之之意要說見逐于蒲餘威不足以馭下藉寵于齊人才不足以自立其為君亦未矣

盟宿

浮來同位

圍郊事

庚輿奔

人主郊公

觀春秋之所微者而可以達王事矣 以達王事意

引起三段作列貴賤者存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辨賢否者存乎人微之就名姓不登史冊說

圍郊

庚輿奔

晉侯昧勤王之義而失臣職

其事不足為輕重 郊公昧喪親之禮而失子道其人不足為有無

鷄父敗獲

經紀內外用兵之迹而深寓正分之意焉 不書楚意不必講只叙出令尹喪而楚已燔六國敗而楚遂奔便了以吳詐勝胡沈自取輕提于前獨重書其敗

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以君臣為別意發揮要見雖顛沛必於是意

雞父

經紀外夷詐勝之兵而謹分之意寓焉 傳中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原為引起下句蓋承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說來意不重責吳也故此題專主正分一意詐勝事實是叙過在前倒書法亦依傳帶一句便了

胡沈滅獲

經紀小國被患既著其罪尤別其分焉 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譏自滅也髡逞書滅夏鬻書獲者別君臣也

殲遂 棄師 胡沈滅

經于小國喪師而必例其自取之罪也 要本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意

戰韓獲 大棘獲 雞父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於君臣之見禍而致意焉 總叙以戰韓配胡沈邊以大棘配夏鬻邊合來見得別君臣



天王居於狄泉

嗣王當立而能立經特詞以表之焉 當立意提起  
重能立作

立子朝

經于世臣之援立而著擅權之戒焉 王猛敬王二  
段引起朝本不當立而尹氏立之故特稱立而目尹  
氏重擅權發意

居狄泉 立子朝 當立而能立不當立而專立

居皇 狄泉 立子朝

經迭紀王室之爭立者各因人而示法焉 立者不  
宜立向最重所以辨三人之邪正者只在書立與不  
書立耳王猛當立未能立敬王當立又能立子朝則  
非王猛敬王之正而當立者而尹氏乃援立之始以  
抗王猛今以抗敬王擅權亂法甚矣

入王城 立子朝

經于王儲有以正而罪挾之者有以逆而罪援之者  
傳而合也當立不當立各邊提起

糾聘名突救字于洮人蔡丘爵伐鄭子立朝氏

經裁禮義以定稱而知其非有所徇矣 上見宰糾  
寵妾子突正倫是非昭然矣而尹氏之擅權立庶其  
事固有愧子突而罪寔浮于宰糾也故書名書字書  
氏是義以定是非 下見王人下士之微宰孔三公  
之貴尊卑較然矣而尹子之為卿士貴雖亞于宰孔  
位則超乎王人也故書人書公書子是禮以正名分  
要見非徇時所稱意

歸期稱名 突救稱字 于洮稱人 蔡丘稱爵 破

同前總叙見歸期之宰咺蔡丘之宰孔均之為三公

也救衛之子突盟洮之子虎均之為下士也而春秋  
立例不同何哉後分常變兩邊

尹子伐鄭稱子 尹氏立朝稱氏 是非

如晉至河復

經殺望國事伯之耻以其無自強之心也 此行雖  
為有疾而復其寔無疾亦不得入故書有疾以殺其  
耻而所以殺之者以有耻而不能自強也受制權臣  
意輕不可與見陵方伯並用

如晉復 二年 如晉 五年 如晉復 十二年 如晉復



十三年如晉十五年如晉復二十年如晉復此年

經詳內君見辱于伯而責其無自強之心也 主傳

兩朝一見止五如四不入此書有疾殺耻也當總叙

事而以處困不能自強意作

舍中軍 三卿伐莒同 如晉至 平丘不與同

內君受制而見陵宜有自強之心矣

二十有四年 舍至

經于內臣歸國特詞以表其賢焉 以忠事主非此

處事迹傳蓋總原其生平制行以見其賢也以禮立

身事具見執舍處以忠事主如築郎圍則稱詩以斥

勦民之非受三命則欲訟以明叔孫之構以至責意

如之逐君使祝宗以祈死皆是宜講出社稷之衛魯

之良大夫意後反覆嘆惜見得有益于人國而公卒

不用也舍非是媿之字乃其名也但兼書姓氏耳

意如至 叔舍至

經於內臣歸國因其賢否而待之異焉 除館西河

而恐懼逃歸是無禮傲狠敢施於昭公是不忠與下

叔舍對各須於歸國上體貼意如有愧於行父若丘

之事叔舍有光於叔豹會號之事要見昭公不能制  
不能用意

築郎圃

舍至

加舍中軍執舍同

內臣之賢其忠與禮足稱也 上比有搭憇奔者以  
昭子訟三命事在憇奔下也

執舍

孫陽州

與前題同下比是責意如逐

君事

吳滅巢

經紀外夷失守而深責其失君道焉 只主楚說與

巢無干以入郢之漸作案以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作  
斷要看寔邑之也向傳言自四鄰而及封境自四境  
而及國都有由遠漸近之意宜體之

入州來

長岸

滅巢

入郢

經兩紀外夷啓患之漸示保國之道也 兩邊都要  
發出漸字來不能制舊說不能制吳使之不滅不知  
制字即指州來說乃控制之制蓋四鄰與國都稍遠  
故曰制四境切近國都故曰保玩傳上截是案下截  
不君是斷後總發之上責共王下責平王



入州來 滅巢 入郢 州來不守而巢滅則  
封境震巢既見滅而郢破則國都危與前四股題一  
般原不必加一鷄父

入州來 滅巢

經兩誌外夷失守皆以著其禍之漸也 常就書法  
上發凌楚入郢意勿多做二漸字須體四鄰封境之  
守至國都危矣一段是申說漸字意作文勿大開總  
做為是乘車射御之教迭出迭入之計可點用

鷄父 長岸同

入郢 上封境震下國都危二邊

各以本股振起歸責州來滅巢事 無極諛勝囊  
貨行雖非本傳意亦可帶入

滅巢 入郢 亦同前題上原轉失州來下原

轉失巢

取濟西

不書曹取 滅曹 加汶陽同

經明內外失地之罪示君道也 滅巢 歸三田同

下陽 執虞 滅巢 入郢

經紀二國之所由亡重失地之戒也 宮之奇沈尹  
戌皆先知之

二十有五年

叔舍如宋

昭子如宋聘且為意如逆曹氏也

主曲棘傳見宋元公意如外舅也而及意如逐君惟以納君為任是心乎正倫恤患而不溺私親之愛者矣

黃父

列國協勤王之謀經待之以正焉夫以王猛至足效執正見人心之公不為邪勝則為王事亦勤矣故接之曰然則黃父王事也云舊作另意提過未融以正待人見不可以異賞報臣子當為之事臣子亦不

可以當為之事邀賞也

居皇 王城 狄泉 立朝 黃父

列國不計勢而協勤王之謀春秋待之以正也

瓦屋 黃父 謹參謀以信待人抑勤王以正

待人

猷戎捷 黃父 後世有不賞邊功云得經意

矣後世以濫賞報臣子云失此義矣

楚丘 黃父 封國者有貶勤王者無褒總以

正待人意 戊甲士歸祭服 載馳木瓜 東方朔



方之城 輸王粟具戍人 恤緯黍離 篤棊夾輔  
之勲

黃父 會扈

春秋重王事有以正待人者有以恕待人者 上雖  
有功於王然臣子之所當為下雖無補於魯然戍周  
之令行俱以王事為骨方冠冕

黃父 檇李

春秋以義律臣子而畧其所當然者焉  
有鸛鶴來巢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之也

大雩 雩

經于三國再祀而譏其禦災之非道焉 以天心眷  
顧發起而况考之列位猶有人焉點入以及身脩德  
信任忠賢串講作禦災之本責昭公不是之務而區  
區禱祠之末為失道也

來巢 二雩

經兩紀災異而責內君禦之無道也 禽鳥得氣之  
先雨暘為氣之感二事宜混講只重不能脩德上任

賢帶入要見物異天災皆是天心仁愛而公不悟也

高宗宣王並証

公如晉叔齊謂公有子家舍至 來巢 二零

經于內君禦災非道必原其事之可為而責之也

以人存天眷意碎講昭公不能任賢脩德總歸不能

格天消變上不可分應天人 人存不宜搭取郵股

時豹已卒矣

孫齊取陽州

內君昧理以取辱經諱詞以貶之也 次于陽州作

事迹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應正身率德向以

群小謀之應擇任忠賢向以屯膏之時而欲為大貞

之舉凶之道也此以君伐臣而不勝也

遂得臣如 歸父如 作三軍 救台入 公

在楚 舍中軍 憖奔 孫齊

經原強臣得政之久而責內君失處屯之道也

作三軍 救台入 公在楚 舍中軍 以民

賦軍政分總見不可輕去之意

歸父奔 作三軍 舍中軍 憖奔 臣忠無



敢獻公室民賦半已入私家俱見屯難之時意

救台入 公在楚

強臣專軍政於凌小取邑見之也

歸父奔 憇奔

經兩紀大夫去國之禍以見強臣之可畏也 兩邊

皆是謀去季氏而一亡其族一亡其身要見無敢獻

謀意片言一動要發

如晉有疾復 孫齊次 上易所謂困亨之時

而乃安於危辱畧無憤耻之志 下易所謂屯難之

時而乃謀於羣小求逞一朝之忿

唁公野井

經于六國省內交譏其昧禮焉 先以禮講起然後

以齊魯崇虛禮作或分股渾作俱可不宜大開 禮

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無守身之本而徒脩儀文

之末 禮有名寔救災恤患禮之寔無納公之寔而

徒致千社之臣

舍中軍 公如晉 暨齊平 比蒲 野井

經于內君必詳其昧禮之本而譏之也 以昭公善

於禮而失國問起 去本股以失治人之禮失正身之禮分

舍中軍 公如晉 孫齊同 政令在家不能取

有子家駒不能用

戰泓 唁公野井 飾名取敗習儀取辱 物

有本末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 禮有本末正身治

人者禮之本

曲棘傳 舍至 舍如宋 上叔舍以納君及國為心而

不怵于利害之私賢于魯之諸臣遠矣卒也安之若

命而祝宗祈死亦無可柰何焉耳故其卒公雖在外

而特書日以表之 下宋元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

溺于私親之愛賢于當時諸侯遠矣卒也謀之未行

而卒于曲棘則亦不幸焉耳故其卒雖在封內而特

書地以別之

### 齊侯取鄆

經直紀大國取邑罪內君之失道也 要見國人皆

叛無有愛念之者不得不假齊之力意齊不能討季

氏以正君臣大義作結



次陽州 取鄆 曰次者境內皆其所宜居也

此正其分以誅其臣之罪曰取者一民非其所轄也  
此著其微以表其君之罪要發已絕未絕意

二十有六年

居鄆

經志內君之所寓而存一國之防焉

居鄭 居狄泉 居鄆 總是存防天下二國分

公朝王所

河陽同遂 圍許亦同

大心自曹入 入戚入晉陽

同牟夷庶其奔亦同 諸侯避舍大夫專邑

取鄆 居鄆 始示失國之戒終存有國之防

### 公圍成

經于內君討叛而深罪大國之廢義焉 即一圍字

便見季氏據土以拒君昭公失德而携民是不君不

臣處只提起重講景公為義不終意仍以季氏昭公

翻入斷之收不書齊師圍成而書公圍成書法

舍如宋 公圍成 明義怠義分 叔孫舍戢

分然也宋元畧私親而正倫恤患賢於當時諸侯遠

矣 梁丘據不足責也齊景怵邪說而為義不終方

伯連帥之戢安在哉

鄆陵

經紀大國爭伯之迹見伯主貪利之效也 此齊景  
爭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主意如至傳諸  
侯不合二十餘年句 當時納公無成者以齊梁丘  
據與晉士鞅皆與季氏表裏故也

入成周

經紀王道之微而因著始禍者之罪焉 文武都豐  
鄆是西京名曰宗周周公營東都于洛陽是東京其  
旁置一邑曰成周遷殷頑民于此子朝之亂其餘黨  
在東京之王城敬王畏之故定都成周

子朝奔

即庶孽之無成可為徇私者戒矣

王猛入王城 子朝奔

經詳王嗣之出入見徇私者之無益也 公是公非  
聯講要見兩棄意

及荀息 子朝奔

兩觀庶孽之無成見人心之不可私矣 亦重兩棄  
意 或出歸媚及荀息是指平王及奚卓言



二十七年  
試僚傳

子同生 公即位 文札聘 上以國本定而予

大臣下以國本危而罪大臣

子同生 公即位 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

子立要見大臣善于謀國意 易首止盟洮同

### 會扈

經紀仗義之會不以利謀之間而畧之也 依舊說

亦可但看傳首令戊周且謀納公一旦字覺有輕重

宜主不以魯事廢王事作不以一人累眾人帶發

盟扈 會扈 皆以賂故弗克一畧而不序一

序而不畧總問分作 商人弒舍晉與列國皆受其

賂則其罪無別矣况于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意如

遂君宋衛皆利納公獨范央不欲則其情不同矣又

况成周之令行乎就二盟中審其輕重而取舍之大

情得矣

### 厥懃 會扈

春秋不貶列國棄義原其情與事而已

公如齊至居于鄆

即大國之卑內君而失職之罪見矣 設禮以饗而

使宰獻見其失職

二十有八年

居鄆高張唁公

經紀大國之省難深罪其失職也 責齊不能討意

如以納公而徒遣使來唁禮字重看 諸侯失國托

于諸侯禮也今乃微君之躬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

也今乃微君之故可發二股

孫齊見逐不討 居鄆 淹恤不納 公如齊 廿七年使宰獻

高張唁公 稱主君

大國屢失省内之道經備書以責之也 總起總束

分微故微躬二段

高子盟 高張唁公

春秋重先職予創伯著恤鄰之功責嗣伯昧恤鄰之

禮 上以太公提起而予桓脩之下以桓提起而譏

景昧之

如晋次乾侯

鄆潰

經著内君失民責其自棄之甚也 只孫齊 鄆潰



合作始無以保一國終無以保一邑

三十一年 公在乾侯

經因內君寓外而深致存君之意焉 主存君作不

與季氏專國正是存君意臣子諸侯就存君內發二

股 凡茲魯之臣子不知吾君之尚存乎晏然其心

而無一仗義討賊者何也凡茲友邦諸侯不知魯君

之尚存乎憇然坐視而無一舉義靖鄰者何也

孫齊 取鄆 居鄆 鄆潰 乾侯

經于內君寓外有畧詞以存防者有特詞以存君者

公在楚 公在乾侯 俱是存君各照傳發意

滅徐章羽奔

小國被患而無興復之志春秋深絕之也 既屈服

而後奔則與服為臣虜者同矣故書名要責弱者不

自強於為善意

三十一年 會適歷

經紀伯國寵惡而直見其事之悖焉 主意如出君

不事至不亦悖哉一 段意總做晉侯前躒小分

圍成 貨齊 會扈 貨晉 立煬宮 加戊辰即位乃絕 兆域事也

經罪大夫拒君有媚于人者有質于神者

圍成 適歷

三國昧義而黨惡春秋均罪之也 主齊晉不能誅

暴禁奸悖君臣之義作齊景聽梁丘據先卜之言晉

定聽荀躒試召之言後以從自及帶之田常歸禍于

齊六卿伏憂于晉 加晉陽叛 高強奔同

公圍成 會扈 高張唁公 適歷

經兩原大夫不臣之迹而深責二國之縱惡也 圍

成帖高張一邊 會扈帖適歷一邊

黑肱以濫來奔義同牟夷傳

三十有二年 公在乾侯取闞

經紀內君寓外取邑而誅權臣之意明矣 主公薨

傳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 兼主家氏註闞者魯

羣公墓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墓道所在

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也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城成周

經于列國勤王之役而深傷王道之微也 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則不可以稱京師矣黍離為國風是自降非夫子降之也稱成周亦然

公薨傳

突奔 入櫟 衛侯奔 夷儀 孫齊 乾侯

觀內君失國之異於人而其故可知矣 以衛鄭提起倒昭公作季氏之專異于祭仲子家之不用異於推挽之有人所以終失其國也無書法

突奔 入櫟 衛侯奔 夷儀

觀二君所以能復則知內君所以不復矣 上以權臣之害淺貼季氏下以賢臣之功多貼子家

取鄆 圍成 鄆潰 乾侯 乾侯 乾侯

經詳內君失國之事絕君而誅臣焉

李氏曰昭公在位三十二年乃魯國衰情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季氏之禍雖積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屢見而不知警會中軍蒐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晉六卿與三家聲勢

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

四百五題





